

中華文史叢書之十
手抄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兩朝從信錄

(五)

沈國元撰

台灣華文書局印行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九

秀水

沈國元述

七月

南御史李希孔再折邪議以定

兩朝實錄疏曰竊惟

國家有一朝必有一朝之實錄謂

是是非非功功罪罪一錄其實而不得以私掩也夫惟其實也彼身爲不軌力可通神者雖幸漏于生前而口誅筆伐難逃責於身後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雖游夏輩亦不能贊一辭蓋惟存萬世之公故無敢輕有所假也

今者

神光兩朝宮闈之際、難言之矣、然而不能掩也、而纂修將欲告竣、而擁戴鄭氏、接傳衣鉢者、敢於翻騰筆舌、遷變是非、舉

君父三十年憂危鬱抑之苦境、寘之罔聞、奸雄數十番睥睨攘竊之顯謀、同於風影、天下忠臣義士之所隕首戮血爭大計者、畚成大罪案、若是、則于實錄錄字何居、而亂臣賊子更復何忌之與有、職爲此懼、故不避兇鋒、請得而直折之、夫昔鄭氏謀危國本、而奸人之左袒之者、莫彰著於

三王並封之事、而黨之者、不謂非也、且推其功、至與陳平

狄仁杰並此其說不可解也當日並封未有

旨輔臣王錫爵蓋先有密疏請也迨

旨下禮部而王如堅朱維京余一臻王學會岳元聲顧允成
于孔謙等埒死力爭又其責讓錫爵于朝房於是錫爵始
知大義之不可違而天下之不我予隨上疏簡舉而封
事停也假令如堅等不死爭朝房不責讓將並封之事遂
以定而子母貴之說且徐定策國老之勛誰出錫爵右
者而乃飭之云旋

命旋引咎事遂以此止嗟嗟此可爲錫爵諱乎哉且聞錫
爵之語人曰王給事中遺悔否其辣心如此故事開國體

諸臣稿項黃馘終錫爵世不再報不知前代之安劉復唐者誰阨王陵使之不見

天日乎曾剪除張柬之桓彥範等五臣而令史志以沒乎錫爵之罪上通于天矣職之所以折邪議者一也其次又莫彰于張差聞宮之事而黨之者猶謂無罪也且輕其事而列王大臣貫高事爲辭此其說又不可解也王大臣之徒手而暮至乾清宮門也馮保怨舊輔高拱置及其袖而挾使之供之然而非實事也張差之挺誰授之而誰使之乎貫高身無完膚而詞不及張王敖故漢高得釋放不問者可與張差之事造謀主使口招歷歷者比乎昔寬處

之所以全倫。今直筆之以有實以戒后。自兩不相妨而奈之何。欲諱之。且諱之以爲

君父隱可也。爲亂賊輩隱。則何爲借

君父爲逆賊護身符。青史爲私家作人事。有人心者如此乎。職之所以拆邪議者二也。至謂 封后遺

詔。爭之易而傳之難。明乎爭之非而傳之是矣。則當日何不直順舉。而又云輟以明家法也。輟之者爲家法。則傳之者非家法。傳之者爲從先志。則輟之者爲逆先志。此就其說已矛盾矣。自古未有

帝崩而立 后者

神祖莫明天縱豈不辨此况其肯抑情于

臨御數十年而忽欲加號于彌留之后此不過一貴妃私人謀假母后之尊以彌罪狀故稱

遺詔以要必行耳在

先帝固非中女謁之進而中焉知無道脅之情奈何猶稱先志以重詎

神祖而陰爲阿附傳封者開一面也職之所以折邪議者三也

先帝之令德考終自不宜謂因藥致崩被不美之名而當口在內視病者烏可于績勞積虛之后投文剋之劑羣議

洵洵方蓄疑慮變之深湊值

先帝升遐之遽而又聞有此下藥之事如何不痛之恨之疾首頓足而深望之乃討奸者憤激而甚其詞此奸者借題以逸其罰主意較有異全矣

君父何人臣子可以僥倖而嘗試乎職之所以折邪議者四也

先帝之繼

神廟棄羣臣也兩月之內鼎湖再號

皇上子然一身怙恃無託宮禁深闕狐鼠竄竄其于杜漸防微自不得不倍加嚴慎卽不然而以

新天子儼然避正殿讓一先朝宮嬪萬世而下謂是如
何國體。此楊漣等諸臣當日所以權衡輕重亟以移宮
請也。宮已移矣。漣等之心事畢矣。本未嘗居以爲功。何至
反以爲罪。而桀錮之擯逐之。是誠何心。卽選侍久侍
先帝生育公主。諸臣未必不力請于

皇上加之恩禮。今

皇上旣安。選侍又未嘗不安。儘可付之無言。有何冤抑。而
汲汲皇皇。爲無病之沉吟。此臺臣霍鎮楊方盛所以慷慨
而言也。范濟世自謂背時。嗟夫。濟世背時者也。濟世以爲
眞見聞矣。于

先帝之憑几則見於

皇上之出居慈慶宮則不見於選侍封妃則聞於選侍之欲封

皇上則不聞文華殿之欲稟命李娘娘則又不聞世有如是之言官乎藉畏王安乎世有畏懼璫之吏掌科哉且濟世之人長安亦久矣何不言于初入朝之時而必于會議之日粧點罪案以爲矯殺王安者陰開一面是濟世所言者非背時乃正投時之極者耳竊眉婦人不在諸人下而可令賈繼春見乎哉職謂繼春真忠孝人也彼初原爲君父起見不意爲邪人簧鼓至此是以其後深悔而竊謂

一片光明可對天日絕無渣滓隱護之意此亟宜還其原
官以旌其孤耿者也職之所以折邪議者五也雖然職言
猶有未盡者

神祖與

先帝所以處父子骨肉之際仁義兼盡孝慈之極本無可
以置喙卽當年母愛子抱外議誼譁然雖有其城社媒孽
之奸卒不以易其祖訓立長之序則愈足以見

神祖之明聖與

先帝之大孝何足諱何必諱又何可諱若謂言及鄭氏之
過便傷

喻最明

神祖之明則我朝 仁廟監國危疑何嘗爲

成祖之累而當時史臣直勒之汗青並未聞有嫌疑之避也何獨至今而立此一說巧爲奸人脫却使昔日不能寘之罪今日不容著之書何可訓也嗟嗟王之寀亦幸有者耳陞大受李倬張其廷等則墓草宿矣生前三斥自甘沒後九原不作而擁戴 寵妃謀危 國本猶得賞延于世繇此言之誰爲欲富貴人哉三代而下惟恐其不好名而日以排害孤忠則自親附劉朝用諸臣黃克繼邵輔忠等倡之天輔忠以

皇上之大吉祥日駭致不詳語以恐嚇職切恨之糾之

勅令輔忠不能回話而別尋題目、迎合劉朝用、傾毛士龍
彼其所謂不屬好名者如此、職言及此、不覺淚下、白髮上
指、極知此言一出、必有以爲迂且緩者、然職自知非迂緩
也、意以開邪說、以昭信史、以褫奸魄、以示後世之公、端在
此舉、今史局開、公道明、而坐視奸輩陰謀、辨言亂義、將令
三綱夷、九法滅、天下止知有私交、而不知有
君父、故敢披瀝

上聞、一一述其始末、伏惟

皇上留神裁察、將職疏發下史館、特

勅纂修諸臣據事直書、無疑無隱、則繼述

大孝過于武周而世道人心良有依賴之矣奉

聖旨實錄傳信萬世自有公論這所奏着付史館參酌務
求至當以光重典該部知道

川師進勦剋險回破蘭州并獲偽官偽勅再報捷音

四月十四日官兵既攻復永寧遂各路前進疾追二酋
十五日剋紅崖大囤二十八日攻取天台囤賊即具
牛酒率領數千人納降二十日差官張華等分投安
撫紅崖四十八寨一帶安押計連日共斬獲壯功一千
二十八顆五月初一日又純功參政閔夢德副使李
仙品劉可訓等報稱帶管坐營事總鎮中軍盧世御呈
解偽巡城御史汪澤遠樊虎參謀文道南又副將秦盟
明呈解偽監軍道夏奇雲偽兵科給事中孔聞過又十
總用定邦呈解偽副總陶騰顯偽參將趙日光又加銜
遊擊李上進呈解偽過賊王繼臣宋萬華周世昌等又湖
廣都司標下中軍守備余先睿呈解偽關防二顆又據石
世卿呈解樊虎偽元師印信一顆偽關防二顆又據石

杜中軍參將秦可呈解者崇明永寧撫司印信一顆又
 據永寧衛指揮雷世忠解永寧鎮撫司印信一顆又
 楊應岳呈解偽造瓜斧各一對到道該道逐一會審得
 汪澤遠永寧衛舉人係偽巡城御史先年賊初反時本
 犯搬在永寧衛居住反賊攻城本犯對賊曰馬飽肚裏空
 益言城中無人也後賊聞言攻打益急縣城遂陷官民
 盡遭殺戮夏奇雲永寧宣撫司生員係偽監軍道隨者
 寅出門到處殺人強姦寡婦孔聞過江西人住永寧偽
 兵科都給事中張學海江津縣人住永寧原係驛吏中寫
 將實出其手張學海江津縣人住永寧原係驛吏中寫
 偽勅偽誥陶勝顯永寧衛人審係行營參將朱國恩部
 下領兵打龍洞打竹洞水且強賣客貨不知其數趙用
 光省城人係周邦泰守軍參將專一占人婦女隨邦泰
 出門殺人涼應乾已故偽大將軍夏永忠家丁先鋒參
 軍王繼臣候稱係永寧土同知家丁在樊虎部下為偽
 都司今見官兵打進走上紅岩行至中途撞兩道拿送
 到官張興本地人係係樊虎部下先鋒守備曾陷淪關
 圍省城宋萬華供係永寧人樊虎部下先鋒守備曾陷淪
 文道南供係永寧生員充樊虎參謀凡出示寫札行票
 害人無厭周世昌供稱永寧生員充樊虎參謀凡出示寫

蘭之謀
已合矣
可不慮

司供係永寧左衛所軍隨着苗攻破榮昌回瀘州授偽
中備仗攻竹洞水竹洞江門衆嶺加授偽都司職銜各
口詞在卷又據三道轉報撫官胡平表等各部下將官
潘應奎等生擒水西應獲偽都官總兵駱文奇偽監軍
李采并偽都司欽天監等項偽官陳所蘊錄萬選田有
金等偽關防一題近寅與母加偽徽號千卷一軸偽勅
書一張交通各更雜書啓回封偽曆日一本又初七日
准馬湖鄭知府塘報據加衛守備任道重呈稱部兵陳
友傳于初五日至李家店生擒安兵一名田克忠到府
審得田克忠係畢節衛人乃安苗何紀名下兵士補奢
賊計窮將美女黃金降水而借兵苗苗計兵十六七營
已過河到獅子山有苗把會仲英領兵六營尚札赤水
河聽得苗衆商議將兵一寨同鎮總兵三營包永寧之
後以兵一半同奢兵苗兵入新寨攻永寧之前十三
日將官羅乾象督同官兵殺入新寨攻永寧之前十三
人古蘭焚其巢餘賊奔潰

身
子
子